

眺望  
钟凌江摄

■美国建

## 冬日里的温暖

今年冬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小雪节气刚过,气温陡降,丝丝凉风透着阴冷。

疫情之下,零星的散发病例时断时续,使今年的门店生意格外难做。朋友开的小饭店连日来顾客比平时少了很多,才下午一点过,已经没什么顾客了。

饭店正对面是超市广场,此刻也稀稀拉拉的没几个人,我坐在饭店的窗边,陪朋友喝茶闲聊,透过玻璃窗,广场一览无余。

这时,从超市里走出来一家三口模样的年轻人,宝妈怀抱孩子,男的手提商品,走到广场中央时,迎面过来一位美女,她一手拿手机,另一只手插在兜里,在这家人面前停下,交谈着什么,只见男的把东西往地上一放,弯腰像是要帮美女系鞋带,宝妈醋意大发,凶巴巴地推开男人,对着美女边吼边扯向她插在口袋里的胳膊,这一拉扯,扯出

一个空袖管——原来美女是位残疾人。宝妈迅速把孩子递给男人,弯腰给她系上鞋带,然后躬身合十,像是在不停地道歉。

看到这一幕,我心里泛起莫名的温暖与感动。

不一会儿,饭店门被推开,进来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看穿着像捡拾废品的,手里拿着一个馒头,怯怯地问服务员,可不可以讨杯热水?估计是想就着馒头吃。朋友走过去,把老人请进一号餐位,打开老人面前的小火锅,招呼着服务员煮砂锅面,对老人说:“今天是店庆,用餐免费,旁边有自助餐台,菜品随便取。”老人连声道谢,说有碗热面吃就足够了。我看着朋友会意一笑,竖起了大拇指。

这个过程刚好被紧跟着进来的“系鞋带”那三口看在眼里,他们坐在距离老人不远的餐位。用餐完毕结账时,宝妈指着

一号餐位小声说,那是我亲戚,一起结。收款员不明就里,便收了钱。

饭店里又陆续有人进来用餐,问着价位,一号餐桌上的老人显然是感觉到了什么。吃完后,在口袋里摸索着,走向收银台,嗫嚅着问:“我的多少钱?”“刚才您的亲戚已经帮您结过了。”老人一脸疑惑,愣在那里。我朋友急忙走过去,了解情况后,也是一脸惊讶。他搀扶着老人走出门,欲开车送他回去,被老人婉拒。

隔着玻璃窗,我看到,老人回过身,对着我朋友的背影深鞠一躬,然后用手在眼睛上抹了抹,蹒跚离去。

外面,风停了,久违的阳光透过云层缝隙,温暖地照耀着大地。突然,我手机响了一下,收到一条推送:本市全域降为低风险地区……

■倪明

## 雪花,飘在记忆的深处

雪是冬天的使者  
没下雪的冬天  
不是真正的冬天  
期待一场雪  
渴望听到雪落的声音

一朵朵雪花  
正走在赶来的路上  
每一朵雪花的心里  
都装着一个故乡  
怀念故乡的那场雪

终于又见雪花飞舞  
对着大地倾诉心语  
大地捧出盛大的洁白  
一任雪花在素笺上  
工笔细绘出乡村冬韵

雪自故乡来  
絮语的雪花  
是冬天的精灵  
雪花旋舞着我的思绪  
我也想变成一朵雪花

雪是冬天的灵魂  
雪花飘啊飘  
充满绮丽梦想  
当第一朵雪花飘落  
故乡就是这朵雪花

我爱记忆里的雪  
我爱飞舞的雪花  
飘雪如梦  
一朵雪花,就是一片  
封冻的微缩的江河湖海

飘在记忆里的雪  
和现实里的雪花飘飘  
竟无比奇妙地  
重叠、契合在了一起  
绽放出洁白无瑕的芬芳……

■刘贵锋

## 那年冬至的土豆馅饺子

俗话说:“冬至的饺子,夏至的面”。在我的家乡,有冬至吃饺子的习俗。小时候,我最期待的就是冬至,因为每到这一天,无论家里怎么困难,母亲都会给我们包饺子吃,让我们一饱口福。母亲包的饺子不仅形状好看,而且皮薄馅多,味美可口,每次吃来都感觉意犹未尽。

记得有一年,家里接二连三发生了几件事,让本来经济紧张、捉襟见肘的生活变得几乎山穷水尽:先是爷爷生病不幸去世,治病的药费和丧葬费让家里负债累累;后来,家里用来耕地的那匹黑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一命呜呼;再后来,原本以为秋后出生的一窝猪娃可以一解燃眉之急,没想到也意外难产。意料之外的变故与沉重让这个家庭举步维艰,父亲阴沉的脸更是僵硬而吓人。到了冬至这天,按照以往,母亲会早早地起床,起面、剁馅,为包饺子做准备,可是到了中午,母亲还没有包饺子的意思。

哥哥悄悄告诉我:“今年冬至,咱家应

该吃不上饺子了!”

哥哥的话提醒了我,一想起晚上别的玩伴都在吃饺子,我便缠着母亲,要母亲包饺子。年少无知的我,那里知道一贫如洗的家里哪有闲钱买肉、买菜包饺子呢?看着不懂事的我不依不饶地在地上又哭又闹,母亲难过地抹起眼泪来。时隔多年,当我成人懂事之后,每每想起那年冬至午后的一幕,我都羞愧难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面对满地打滚的儿子,母亲是怎样的力不从心与难过啊!

母亲最终答应了我,看着我破涕为笑,便开始在厨房里忙活起来。那天晚上,家里开饭的时间特别迟,我都倒在炕上睡着了,而哥哥依旧伸长了脖子等待着。当我被哥哥叫醒的时候,一股饭香的味道扑鼻而来,桌子上是一盘子白白胖胖的饺子。我又惊又喜,顾不得烫,左手一只、右手一只抓起来就吃。看着我吃得那么急,母亲慌忙说:“小心烫,小心烫,慢慢吃,别急。”我那里管得了那么多,好几次手被烫到

了,就是舍不得放下拿着的饺子,一顿狼吞虎咽,直到吃了个肚儿滚瓜圆,才心满意足地用手抹了抹嘴。母亲笑着问我们:“好吃吗?”“太好吃了!”我和哥哥异口同声地说。看到我们的样子,父亲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那是一盘土豆馅儿的饺子!面对我的刁难,母亲万般无奈,只好就地取材,剁土豆为馅,为我们做了一顿土豆馅儿的饺子。那是我唯一一次吃土豆馅儿的饺子,也是吃过的最好吃的饺子!后来,家里的条件越来越好,吃饺子变得轻而易举,不再是一种奢望。有一年冬至,我想让母亲再做一顿土豆馅儿的饺子,母亲笑着说:“你这熊孩子,土豆馅儿的饺子,你真能想出来,那能吃吗?”也许,母亲早忘记那年冬至为我们包土豆馅饺子的事了。

又是一年冬至,我想念母亲包的饺子,想念土豆馅儿的饺子!它是那样的诱惑着我,让我如此的魂牵梦绕,难以忘却!